我与『贵妃醉酒』

顾月华（美国）

世上的事，一幕又一幕，有时想起来，有的像做戏，有的像做梦。

自己有一段清唱京剧《贵妃醉酒》的录音，深藏在手机里，平时五音不全，从小到大，在班级里连小合唱也挤不进去，这一段京剧花旦唱腔中最难唱的一段，被我拿下，是奇迹，也是一段有缘分有泪水有前因后果的故事。

有一天我在微信中得到一封私信，请我去看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诞辰125周年纪念演出，发出邀请的就是盖叫天长孙张善麟，他以七十高龄的身板，将会在台上舞枪弄棍反身接棒做青年武生高难度的压轴演出。

认识他在50年前，我在20多岁的青葱岁月里，分配至中原地区的省城工作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上海人，其中有几个京剧演员，一个是已经崭露头角的京剧花旦孙毓敏，另外一个是省京剧团当家青衣胡芝梅，还有这一位盖叫天孙子张善麟。我常常跟他们聚，大家烧些家乡菜，讲讲上海话，都有很好的专业技能，是志在四方的有为青年，在我们年轻的肩膀上，分别挑着各自事业的大梁，每个人都很优秀。

这种尚有温情的聚集因种种原因戛然而止，大家分散各地，我最后到了纽约。

在美国我见到了孙毓敏，她在中国非但在舞台上有成就，又培养了许多学生子弟，后来她当上北京戏曲学校校长，亲力亲为，终于桃李满天下，站到舞台上一个个都成了名角。

孙毓敏在功成名就后，便发起了给京昆界优秀艺人颁发终身成就奖。对于这些被社会及观众渐渐淡忘的老艺人，孙毓敏集资筹款给每一个得奖者一份奖状、一张证书、一个奖杯和一份奖金。

我在隆重的颁奖仪式中见到了张善麟，他在盖派艺术的传承中贡献卓著，也去领奖。

胡芝梅在哪里？我惦记着她。演出的晚上，我在电梯中与胡芝梅相遇，我们相拥在一起了。

我真的没想到观众如此喜爱张善麟。盖叫天的戏重在武戏文唱，他是南北武生泰斗。到了《雅观楼》这出压轴戏，张善麟一出场一张口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满场叫好喝彩，全场几乎鼎沸疯狂。是为了他还是为了盖叫天？是为了盖叫天的一身绝艺还是为了他的铮铮铁骨一生正气？当他鹞子翻身反手接棒那一刻，我真是为他捏一把汗的。

在盖叫天、梅兰芳、周信芳和马连良都离开了世界后，袁世海说浙江还隐藏一个流派就是盖派。张善麟说："我脚底下刻着一个'盖'字，滚烫而硌脚，每走一步，都提醒我是带有使命的。"现在，他一步一个脚印，继承着他爷爷"立如松、坐如钟、卧如弓、行如风"和"要正、正中求草；要圆、圆中有方"的艺术形象。盖派艺人要同时具有雕塑美、动态美和节奏感。

我与胡芝梅阔别了几十年。胡芝梅唱梅派，我问她你现在好吗？她说："我现在退休回上海了，被上海老干部老年大学请去教京剧班，收了不少学生，每周上一次课。元旦晚会各个班出节目，我的京剧班得第一，给我发了奖，这是对我的肯定，所以我很满足。"

她告诉我她也收上门学生，她的学生绵绵不绝越来越多，看她们登台演出，从中也得到了不少乐趣。

我向她要了地址，我要去看看她。我告诉她想向她学唱戏。

她说那她要先听我吊一下嗓子，让我跟着她站直了，一波又一波地从腹腔丹田往上送出声音，由低到高地发音。最后，她说你想学什么？我说就唱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吧。

她吓了一跳，说这一段戏好比是博士生的作业，你是大学一年级学生，怎么可以学？在我这里学过一年我才教这一出戏。问我识谱吗？我说在小学就学了，她说那好办多了，找出乐谱，取出一把二胡，调了音，先唱给我听了一遍，又一句句地教我唱。

最后一次去上课时，一个女子走了进来，胡芝梅说她把她的一个唱得最好的学生找来了，陪我上课。

她看上去四十出头的样子，体态丰腴，皮肤白净。她先唱一遍给我听，真把我听傻了。梅兰芳的唱功，行内首屈一指，而《贵妃醉酒》冠其首。梅兰芳的唱腔旋律优美、细腻婉转，这位学生竟能唱得同梅兰芳一般甜美动听。她站在书柜前，舞扇子、甩水袖，走圆场、下水腰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唱了一会儿休息，胡芝梅去厨房弄点心，她就跟我聊家常。

她本是花园饭店一名职工，每天上午在自助餐厅煎荷包蛋，一做就是15年。后来她开始学唱京戏了，在唱词中先听出了悲欢离合的美感，又在唱腔中感触抑扬顿挫而动情，及至开始学台步走圆场，就入了迷了。梅派擅长正旦青衣，讲究庄重娴静、秀雅柔婉。她说他们在江边有一个票友们的俱乐部，还常常租场地服装登台演出，她也上过台了，现在心情大变了，只觉得时间不够用，人生豁然开朗竟由唱京戏开始。

这一天我终于交卷了，录下了在她那把二胡伴奏下独自唱完的《贵妃醉酒》。

告辞了，老朋友，老师，你多保重！她让学生送我搭乘地铁，她也坚持要送到地铁站。

胡芝梅有足疾，走路不便，骑着一辆自行车送我。车站不太近，她可以骑车回去。我与她学生走到车站了，胡芝梅也到了，她把车子往边上一扔，就过来找我，我们拥抱着互道珍重。我慢慢地往下走，台阶很多很多，似乎再也走不完，几次停下来抬头看，胡芝梅还站在上面向我挥手，我也向她挥手。终于下到底了，她挥手让我进地铁。

那个学生说："你在美国要天天练，天天喊嗓子。我学了一年才教我唱《贵妃醉酒》，你再回来就要学做功了。我现在教你跑圆场，你走在路上便可以练，随时随地练，脚不离地这样扭着走，你看美吗？"

我随在她身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地铁里跑圆场走碎步，她说："你就得走路都在练功，等你下次回来，我带你去看上海票友的戏，我们很快乐。"

回到美国后，这几个人的影子却时常在面前浮现，我觉得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是付再多学费也无法学到的。我学到了一个人跌倒了一定要自已站起来。如果孙毓敏没有站起来，我就遇不着张善麟。如果张善麟不是为了信念付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去实现，我便见不到胡芝梅，她让我懂得只要你的付出是值得的，便不要计较回报。如果见不到那个煎鸡蛋女工，便不会知道做一个普通人也很快乐。

但是我没有料到，我远远地看着胡芝梅对我的不舍眼神，是今生看到她的最后一瞥。我仅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。感恩京剧，带给人们太多美好和幸福。

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版

老火车和童话森林

庄雨（澳大利亚）

蒸汽小火车在树林中穿行。这本已经废弃的线路和火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有心人认识到它的价值，把它作为一项旅游怀旧的项目，吸引了大批观光客。

几乎所有的设备、路线、车轨和车站，都沿袭保留了古老的原貌。包括站长的服装、伙计的工裤、斑驳的站牌。红色或黑色的小火车蜿蜒行驶在丹迪农山区，最长行程29公里，两个小时可到达终点吉姆布鲁克镇。在转弯初，时速限制在20公里／小时，和子弹头高速列车相比，老得掉了牙，慢得出了奇。

可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坐上这老古董居然令人热血沸腾，激动不已。

先是孩子们，牵了五颜六色的气球，脖子上戴了花彩带，兴高采烈地坐在车窗上。因为有两道防护栏杆，车速又慢，安全不成问题。孩子们坐在里面，把脚丫伸出窗外，晃荡着腿，偶尔踢一下树叶；手扶着护栏，探头出来；彼此挥手致意。

火车夹道是树林。树叶婆娑，有时近到触手可及。

那情景仿佛置身久远的童话森林。孩子们的嬉笑和灿烂是如此具有感染力。大人们，包括那些一本正经的家长们也都开始聊发少年狂，效仿小朋友把自己挂在车窗上，喜笑颜开。到站了就向小贩买支冰，完全卸下了日常生活中的严肃负担和伪装，一下子回到无忧无虑的本真童年。

这童话如此干净、纯洁。无论人们来自天南海北，此时都变成了同一种人：乘客。大家热烈友好地微笑着，挥手致意，完全把生活中的各种烦扰抛诸脑后。

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就是童话般的小火车激起几乎所有人的热情。当小火车喘息着穿过山间公路时，汽车都被红灯拦住了。它们必须耐心等待小火车开过。汽车上的人都面露微笑，向它挥手。有人还打开车门，站在路边使劲挥手。恋恋不舍的神情仿佛是告别一段记忆；同时又无限欣喜地知道这记忆没有消失，而是和谐地穿行在现代社会之中。

有多和谐呢？我们可以乘坐现代的电力轻轨到倍奥格瑞坞站，然后走一小段路，也就几分钟，就眼前一亮，变！仿佛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1900年。你说本地人多聪明，这样搞旅游，稳赚不赔。澳洲自然风光无限，人文风光也没有浪费。这段线路开通于1900年，低成本，目的是开发边远地区。途经森林、山谷、农场，正是风光旖旎的丹迪农山区。到1953年发生了一场滑坡，阻断了线路。此交通线就关闭了。可是民间却有很大兴趣，成立了蒸汽小火车保护协会。一班志愿者组织起来，绕开滑坡地点，一站一站地重新开通蒸汽小火车。现代版的小火车除了尽量保留原貌，还有个童书中著名的托马斯车头。这整个就是一故事！把故事搬进现实生活，够罗曼蒂克。

有个游客是那么激动，驾车跟随小火车。一路拍照、挥手。每到一站，都能看到他。

列车员一路上介绍风景，不忘幽默："下面我要专门向小朋友介绍一种马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它是小马。"嘿嘿。

火车抵达的第一个大站是湖边镇，那里有个美丽的湖。人们可以划船或者游泳，也可以在草地上野餐。不过，要当心不能贪玩忘了时间，因为如果误了回程小火车，就要踏踏实实地再等一个多钟头。

在那里大家看到美丽的鹦鹉，用一只爪子捡起地上的食物，灵巧地送入口中。它只一心一意地享受美食，对四周聚集的相机不闻不问。然后人家飞掠而过，留下我们一群呆瓜抓着相机，啧啧啧不停。

回程我们选择乘坐露天车厢，晃晃荡荡重温森林童话、重温一段简简单单、无思无虑的生活。

有人到站了下车，孩子们还穿着泳衣。和现代生活不同的是，下车的人无限热情地挥手，似乎和所有乘客都依依不舍。什么种族、阶级、贫富……在那一刻这些恼人的差别统统消失。是因为对往昔的留恋？对乘坐小火车的感激？还是因为童话进入生活以后，净化了人的心灵？

夏 奇 教 授

应 帆（美国）

最近时常看到朋友们在微信上晒自家儿女收到的各类大学录取信，勾起我的回忆来。记得十几年前的春天，我也收到过这样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录取信，而且是常青藤之一的康奈尔大学，自然兴奋不已。我为信中的遣词造句折服：一所大学求贤若渴的心情表达得既谦逊真诚，又神圣庄严，且有商业合同的尊重严谨。这一封信，我读了又读，几乎把每个字都记下了，包括最后的落款签名。

那封信上落款签名的就是夏奇教授。到这边才知道，他是当时系里研究生事务的主管，录取信都是他签发的。我获得奖学金的条件之一就是第二年要担任助教一职，为此必须在第一年就参加英语口语、英语讲课之类课程培训，而这些事都要和夏奇教授商量。

夏奇教授留着浓密的八字须，大有不怒而威的严肃。可是系里组织第一次研究生迎新会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印象就被彻底颠覆，认识到夏奇教授原来还是个不折不扣的、亲切随和的居家男人。

那是在校外的一个公园举办披萨聚会，各位教授的家人也来凑趣助兴。让我们一班中国学生目瞪口呆的是，夏奇教授一家来了许多人：他太太之外，他家的孩子们也全都来了，而且大小不一，最大的已上高中，最小的还在襁褓中。一行儿女鱼贯而过，个头挨次递减，跟在父母身后的老大还帮着抱了一个小弟或小妹。我们惊讶得几乎合不拢嘴巴，然后就叽叽喳喳议论开了，奇怪美国大学里还有这样不主动"计划生育"的大教授。后来知道夏奇教授是犹太裔，奉行不节育的教义，因此生了这么一堆儿女，而且还会继续生下去。

轮到选课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夏奇教授的认真和麻烦。有一次他打电话到实验室找人，说找"Jung"，我以为他找"John"，只好告诉他我们实验室没有叫"约翰"的男生。教授急了，最后Jung Hee在旁边听明白了，主动接了电话，才算解了围。

因为这件事情，夏奇教授大约对我的英语很不放心。选课事情上，他对我询三问四，叫我尴尬不已。比如他忽然问我"你有未婚妻吗？"我不知如何作答，他以为我不懂未婚妻这词的含义，就又要给我解释。我忙告诉他自己是单身汉一个。他就笑起来，说道："这样也好，你可能会觉得孤单些，但是你不会到家就和家人讲中文。多看电视，多和室友讲英文，你的英语就会进步得更快更好。"我听了，颇有些哭笑不得，倒不敢跟他说我室友也是中国人、我们一般只用中文交流了。

到了第二学期，上了夏奇教授的课，发现他教学还蛮有一套，作业、考试也十分认真。不过最让我大跌眼镜的却是第一堂课。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个个人主页（那时互联网还处于幼儿期，个人主页还是流行事物），欢迎大家课后去浏览。

不看不知道，看了吓一跳。夏奇教授不仅在主页上放了他的简历、他的研究兴趣、课程介绍和实验室简介，还放了一些他早期的照片以及一篇文章。在文章里他说自己曾经是个"罪人"，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，他酗酒、旷课，不明白人生的方向和意义。有一天他在卡耐基湖上划船，却不料忽然雷电交加，风雨大作。夏奇教授差点被雷电击中，死里逃生之余，忽然如醍醐灌顶，警醒自己不能再这样"混"下去。

夏奇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从本科一路读完博士，先后有10多年；后来又任职于同是常青藤院校的康奈尔，教书育人至今也快20多年，早该是桃李满天下。

读了两年博士课程后，因各种因素，我转读硕士，计划当年秋天毕业，去试试找工作的运气。我找夏奇教授办手续时，他大为吃惊，一边表示遗憾、给我签字，一边关切地问我打算怎么办。说老实话，当时我一点头绪没有，因为所学的专业对于不是美国公民的毕业生来说并不是很好找工作。我自己的导师也从未表示过什么，夏奇教授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遗憾和关切，让我感动和温暖，也由此明白夏奇教授在教学、科研之外担任研究生事务一职，大约也有他愿意帮助人的天性在里头。

如今将近十七八年过去了，我却依然会不时想起夏奇教授来。他似乎严肃到不怒而威、却又处处给人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惊奇，想来还是源于他本性里的真诚和勇于分享的慷慨，并以此来影响学生和后辈，如此也难怪10多年后我还能记得他和他的几件轶事。算来，夏奇教授也该近花甲之年。网上看，他依然活跃在教学和科研岗位，想必也有更多学生如我，从他那里学到专业知识乃至专业之外的东西吧。

本版图片来自网络

走近心理医生

宋晓亮（美国）

耄耋之年的心理医生布莱恩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面色红润，白发如雪，白须飘然。举目望去，颇有仙风道骨之韵。

8年前的盛夏时节，他挥别繁华而喧闹的大纽约，举家西下，到一马平川的印第安纳州安享晚年，是看重了这方天地的纯朴与简静。他说，决定买下我家对面的房子，考虑的时间不足6小时。其理由是经纪人告诉他，对面住着一家中国人。他说，促他快速签下合同的原因是这家中国人的花园很漂亮。这是"心理医生"的直接感受：站在自家窗前，稍一抬头，面前呈现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院落。葱绿的草坪上，大树小树被修建成造型各异的"工艺品"；用灰白色鹅卵石铺就的花园里，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。这么养眼养心的美景，对健康绝对是有益的。

他的描述把我听乐了，那一刻，还暗自骄傲了一小会儿，为中国人。

庆幸，能遇到布莱恩这样的邻居，家人和我都相当满意。尤其是他喜欢穿唐装，爱吃中国饭，还颇懂汉语。物以稀为贵，邻以和为睦。在全社区只有我一家"独自异乡为异客"的中国人，有"心理医生"前来加盟，我顿感阵容强大了。

与布莱恩为邻多年，从陌生到透熟，感觉中，他老人家的所作所为全凭善良主宰。记得老两口刚搬来不久，就主动告知：他们家有躲避龙卷风的小屋，倘有预报，要赶紧去他家方能确保平安。

就因心中有爱，布莱恩很快就加入了由老街坊米勒组织的义工团。一帮退休在家的老汉，常主动为社区的急需者买菜购物、开车送病人去医院、帮外出度假的人家修剪草坪……

"心理医生"比米勒操持的要多一些，他还帮邻居们做家具。布莱恩的地下室里有个木工作坊，闲暇无事，他就系个大围裙，在自己心仪的领地上，"拉大锯，扯大锯"，大汗淋漓地享受着满心的乐趣。看见了，他屋里的写字台、电视柜和早餐桌全是他自己做的。他还把做好的家具在组装前，打包运到旧金山，待女婿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，女儿便可使用了。

80高龄的老人，从思维到行为，几乎全是在为他人着想。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？

"心理医生"的答复很简单：抱着自己的孩子，你不觉得累，是因为你喜欢；抱着同等分量的石头，你就走不了多远啦。

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，而时光流逝谁都拦不住。基于此，我们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，孝敬父母、疼爱子女、体贴家人、善待朋友。他说。